

《六祖壇經·行由品》釋義（一）

惟覺老和尚（中台禪寺開山方丈）

次日，祖潛至碓坊，見能腰石舂米。語曰：「求道之人，為法忘軀，當如是乎！」乃問曰：「米熟也未？」惠能曰：「米熟久矣！猶欠篩在。」祖以杖擊碓三下而去。惠能即會祖意，三鼓入室，祖以袈裟遮圍，不令人見。為說《金剛經》，至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，惠能言下大悟：一切萬法不離自性。遂啟祖言：「何期自性本自清淨，何期自性本不生滅，何期自性本自具足，何期自性本無動搖，何期自性能生萬法。」

次日，第二天。祖潛至碓坊。五祖悄悄地來到碓坊。碓坊是指舂米的磨坊。見能腰石舂米，看到惠能在腰上綁著石頭來增加重量，辛勤地舂米。語曰：「求道之人，為法忘軀。」五祖告訴惠能，求道之人的確應當如此為法忘軀。惠能為了求法，拚了命不顧自己的身體，實實在在是做到了這一點。人最重視自己的身體，假使現在有一個人，喊他到碓坊去舂米，發現自己踏不動，那他絕對會因此退卻，為什麼？為了保重自己的身體。認為踏這個碓很重，身體可能會累出病來！可是，惠能不這麼想。即使踏不動，也要想辦法克服，所以「為法忘軀」，綁石頭在身上。這不是一般人可能想得出來的，只有上求佛道，下化眾生，不惜捨棄自己的生命來求法，來愛護常住，供養大眾，才做得到。五祖大師肯定地說：「當如是乎！」真正應當像你這樣啊！

藉事顯理 當在問處

乃問曰：「米熟也未？」於是問：「米熟了沒有？」惠能曰：「米熟久矣！猶欠篩在。」惠能回答：「米早已成熟，就是還沒有人為我印證。」舂米，要把米穀表皮舂掉，在這過程中會產生許多細微的米灰、碎糠，必須經過篩子，把所有的米灰、碎糠統統從篩孔刷下來，才成為白米。此處是用舂米的過程來譬喻開悟。「米熟了沒有？」五祖大師不是問這個米有沒有熟，而是問惠能開悟了沒有？見道了沒有？心性在哪裡？功夫保任好沒有？還有沒有妄想？心當中還有沒有煩惱？如果這念心還沒有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，還有煩惱、妄想，還有貪、瞋、癡，這個米就還沒有熟！這是用米來譬喻心性。

「米熟了沒有？」這句問話，沒有開悟的人就不懂，還以為真是在問米。譬如說，開悟的人來參訪，問他：「這位上座從什麼地方來啊？」開悟的人絕對不會講：「我是從台中來。」「我是從外雙溪來。」而沒有開悟的人不知道從理上回

應，必然從事上來回答：「我是從台北來。」「我是從某個道場來。」這種回答就表示沒有開悟。所以問在答處、答在問處，這就是禪機。

惠能曰：「米熟久矣！猶欠篩在。」米已經熟了，指這念心已契悟了無為法，契悟了心性，沒有貪、瞋、癡了。可是熟也好、沒有熟也好，只有自己知道。「猶欠篩在」，只是還沒有人來證明。聽了這樣的回答，五祖明白惠能已經悟了道，真正契悟了本心，而且保任程度也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。

以杖擊碓 明祖師意

祖以杖擊碓三下而去，惠能即會祖意，三鼓入室，祖以袈裟遮圍，不令人見，為說《金剛經》，至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，惠能言下大悟。

惠能悟了什麼呢？「一切萬法不離自性。」五祖知道惠能是初步地悟了，就再測試他一下，再激勵他，希望惠能大徹大悟。所以進一步，祖以杖擊碓三下而去，五祖大師用禪杖「擊碓三下」。擊，就是敲打。碓，就是舂米的碓窩。碓窩中間有一個洞，米就是倒到這個洞裡面，然後用木棒或是石頭去舂，這種器具稱為碓。五祖以杖擊碓，打了三下就離開了。這是什麼意思？假使不解祖師意，打三下也與自己沒關係，而惠能完全知道其中大意。即會祖意，當下契會五祖意旨，也知道三下是什麼意思。三下，是要惠能三鼓時分，即三更，到方丈室來。所以當夜惠能大師「三鼓入室」。

祖以袈裟圍遮，惠能到了五祖的丈室，紙窗裡點著油燈，五祖大師恐怕外面的人看見室內的動靜，對惠能會有所猜忌，就用袈裟把窗戶圍起來，遮住燈光。為說《金剛經》，為惠能講授《金剛經》，直到講解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的義理，惠能就真正大徹大悟了。

惠能是因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而大悟。有些人誦《金剛經》，看到這句話時，卻充滿疑問，說：「我們這念心既是本具的，為什麼《金剛經》上還要無住、還要生心？那生出來的就不是本具的了？」什麼是「住」？有想有念就是住。佛法的道理，一是小乘，一是大乘，要能圓融會通。住，看是住到什麼地方？假使安住在實相上，就是最實在的！如果是修四念處等觀行，則不是安住在實相上，而是一種方便的法門。我們這念心若沒有依靠在觀行上，就容易打妄想，想東想西、患得患失，或者感覺無聊，乃至於造惡業。所以，第一步先要有所住。念佛、誦經、持咒……這些都是有所住。念佛，把心依靠在佛號上；誦經、持咒，把心依靠在經文、咒語上。有所住，是從方便到究竟的第一步。

這個地方講「無所住」，並不是住在四念處上，而是已經超越了。一般眾生

都有我執和法執。一個人有我執，就會打妄想，佛慈悲爲了使眾生超越我執的煩惱，所以先開立種種法，四念處就是其中的一種法門。藉著法讓心安住下來，與法相應之後，慢慢地，能破除我執、我相，進一步可以了生死；但是，如果執著所修的法，有了法執，就無法見到本心。「無所住」是連法都不執著。爲什麼不要執著法？法由心生，心生萬法，心才是根本。大乘所講的就是「無所住」。

心不染著 超越時空

「住」：心有所依靠、有所想，就是住，和我們身體的住是不一樣的。「無住」，不想過去、不想現在、不想未來。我們這個世間，一個是時間，一個是空間，你想到過去、想到現在、想到未來，就住在時間上。東、西、南、北，內、外、中間都不住，也不住在空間上。如果想到東方，那就住在方位的概念上了，但是哪個是東？哪個是西？哪個是南？哪個是北？這都是相對待的，在變化當中，都不是正確的。所以這裡告訴我們「無住」，東西南北不住、內外中間不住，善惡美醜也不住，生也不住、熟也不住，是這個道理。不住大小方圓、動靜閒忙、東西南北。不住就是不要想念，而不是身體離開這個地方。離就是心要能離開，而不是身體的離開！

我們心不染著，心不攀緣，就離開有所住。眾生心都是想過去、想現在、想未來，所以就有煩惱、有妄想；有煩惱、妄想，因此沒辦法離開生死。不住，就是不想過去、不想現在、不想未來。不想過去，過去的善業、惡業就超越了。不想未來的事情，心不住在未來。而現在也不住，哪裡是現在？悟了這念心，就是現在；沒有悟，就是生滅。師父在這裡說法，諸位聽法的這念心是現在嗎？講第一句能聽到，馬上再講第二句，這時聽到第一句的那念心又滅了，哪一個是現在？現在心也是在念念遷滅，念念不斷地在生滅當中，眾生的心就是這樣子不斷地處在生滅中。想到過去，是生；想到現在，過去又滅掉了。想到現在如何用功，想到未來要成道、要證果，未來要得個名、得個利……這樣子想，就是想到未來的事情了，這一些都是念頭。想到過去，是念頭在活動；想到未來，念頭還是在活動；想現在，現在這個心還是在攀緣。這就告訴我們，不但是過去、現在、未來三際不可住，十方世界也不可住一想到東方，是念頭在活動；想到西方，還是念頭在活動。所以時間也不可住，空間也不可住。

清明無住 真心即現

「住」就是想念，就是攀緣。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」無住，這念心不攀緣，

是什麼境界？是個定境。然而假使我們不想過去、不想現在，也不想未來，不想東西南北，也不想美醜，可是這時候心卻在無聊、昏沉當中，這是不是道？這還不是的。所以不但要不攀緣、不顛倒，不住空間、不住時間，當下這念心還要清清楚楚、了了分明，這才是「生心」。心不是生出來的，而是本具的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心，就是本具的！這個地方講「生心」，是隨順眾生方便而說。「生心」一清淨心現前了！生出來了就是指「現前」了，不是另外有一個「生滅」的「生」。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這個心就是佛心，這念心就是慧；不想過去、不想現在、不想未來，超越時空，不想時間、不想空間這個心就是定。這念心達到定慧不二，一下就契悟菩提心了。

菩提心，就是定慧不二的心。漸次修證，是先要修定，有了定，而後啓發智慧。而契悟到「無住生心」的這念心，即戒、即定、即慧，戒當中有慧，慧當中有定，定慧不二，就是本具的清淨心。所以，五祖大師講到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，惠能大師馬上相應，就契悟了本具的覺性。

安住實相 法中之王

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就是實相。開悟的人時時刻刻都是「無住生心」，行住坐臥都「無住生心」，這就要靠功夫了。順境、逆境都一樣，穿衣、吃飯都是這個。所以祖師講「挑柴運米，都是神通妙用」，就是如此。因為挑柴運米，這個心都是無住心，無住心就是神通妙用。起心動念也是神通妙用，不起心動念還是神通妙用。

所以，惠能先前的開悟和這個地方的開悟又不一樣了。這裡惠能言下大悟，是契悟了實相，實相是無住，不著空、不著有，不著兩邊。悟到這念心，就知道一切萬法不離自性。有為法、無為法都是由這念心生出來的，都不離開這念心。這念心是什麼呢？就是法王，法中之王。佛悟到了這念心，所以稱為法王。每個人只要悟到這念心，都可稱為法王。宇宙萬法，都是從這念心生出來的，都不能離開這念心。所以，悟到心外無法，法外無心，心法一如，心法不二，就是實相，就是「無住生心」。

我們再從般若來認識這個道理，如果認為般若是空，什麼都沒有，就錯誤了。般若分為文字般若、觀照般若，由文字般若深入，達到觀照般若，啓發空慧。由空慧再進一步契悟，不著文字，不著空，這時候就真正契悟到實相般若，實相般若即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。惠能大師就悟到這個道理，一切萬法不離自心。所以禪宗是最究竟的法門，是傳佛心印的法門。

何期自性 本自清淨

遂啓祖言，馬上就啓告、啓稟五祖大師，下面就是惠能聽了《金剛經》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開悟的境界。「何期自性本自清淨」是說我們的自性是本來清淨的。「何期自性」，我們講自性、講本心，但哪裡去找自性呢？何，就是哪裡。期，就是期望。在哪裡找自性呢？一切都是本自清淨！一般人希望見一個清淨心、得一個清淨心，希望要證一個清淨心；清淨心如果是可得有證，就不是本來的。「本自清淨」，本來就清淨，不需要去澄念，不需要去息妄想，不需要去斷煩惱，本來就清淨。

有的人聽了又想：「既然是本來清淨，那我們爲什麼還要修，還要斷煩惱？這又講不通了啊！」沒有講不通，因爲如果本來不是清淨的，再怎麼去修，也沒有辦法見到清淨的這念心，譬如鐵裡面本來就有鋼，假使鐵裡面沒有鋼，而要把鐵煉成鋼，是不可能的事；裡面如果本來沒這個性，怎樣去造作也造不出來的。心雖然本來是清淨的，卻被妄想、煩惱染著了，夾雜妄想、惡念，正如鐵裡面雖有鋼性的存在，還有其他的雜質，只要經千錘百鍊以後，鐵就變成鋼了。這個心雖有無明、有煩惱，無明、煩惱裡面仍有清淨心，現在只要不起無明、不生煩惱，當下這念心就是清淨的。

惠能大師經過五祖最後給與的一番啓示、一番磨鍊，六根寂然，六根不動了。這念心和他過去沒有悟以前，天天爲了油、鹽、柴、米、醬、醋、茶，上山打柴，賣了柴以後買米盡孝道，還是同一念心。只是在過去，心生分別、心生執著，而現在通身放下了。過去，是妄想分別，現在是無住生心，過去也不想，現在也不想，未來也不想，一切就超脫了，超脫了攀緣的心、執著的心。佛法當中有漸修的法門，有頓悟的法門，現前所說的這個法門就是頓悟法門。當下契悟了清淨心，契悟了無爲心，契悟了菩提心，立刻就能超脫。(待續)

轉載自《中台山月刊》86期